

真我的风采

何增先 著



香港龍冠出版社

真我的风采

何增先著

龍冠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真我的風采

作 者：何增先

封面設計：何增先

封面景觀：青山綠水、風光明媚的大埔縣湖寮鎮莒村鄉

封面照片：大埔縣旅港同鄉會副理事長何應業先生提供

封面題字：周長忽，大埔籍人，香港書畫筆藝會會長

編 輯：鍾子美，梅縣籍人，香港散文詩學會副會長

出 版：香港龍冠出版社

Dragon Crown Publisher, H.K.

Tel: (852) 3690 2621 Fax: (852) 3690 2625

E-Mail: d_skyculture@yahoo.com.hk

印 刷：彩藝印刷公司

版 次：第一次

出版日期：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

字 數：十六餘萬字

國際書號：ISBN 988-98432-4-2

定 價：HK\$60.00



本書作者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蘇童先生合照

親切會見 衷心祝福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在香港新都城大酒樓舉行的中、港兩地文學創作交流會議上，本書作者何增先先生高興地會見了《妻妾成群》一書作者蘇童先生。

蘇童先生，江蘇省南京市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年四十三歲。當他年僅二十七歲時，就創作了以上世紀二十年代初為背景的這部文學著作。隨後改編成電影，定名為《大紅燈籠高高掛》，上映後名聲大噪。他是一位善於學習，勤奮筆耕，筆力超群，很有作為的一位著名作家。



本書作者和故鄉僑聯主席郭新和合照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一日，假座九龍旺角「彌敦大酒樓」宴會廳，會見了來自故鄉的親人廣東省大埔縣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郭新和先生。

我們熱情地握手問好，坐在一起，說家鄉人，說家鄉事，我們感到格外親切，深感異常興奮。故鄉的變遷、故鄉的成就，使我們感到歡欣鼓舞。

我們祝願：故鄉的親人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政府的關懷下，明年會比今年更好。



二〇〇五年夏，本書作者和香港書畫筆藝會會長周長忽先生合照

周長忽先生，廣東省大埔縣大麻鎮大留鄉人士。

周長忽先生的一生，手抓一支硬筆，幾十年如一日，躬耕于翰苑詞林，譜寫詩詞鼓春風，揮翰墨廣播化雨，拳拳民族情，處處愛國心，都凝結在他那字字珠璣的詩詞、書畫藝術精品之中，使我深感親切和品德高尚的情操。



一九三九年初冬，本書作者婆孫在「九德堂」合照

一九三九年的初冬，從東印度群島巴達維亞回到故鄉——恭洲鄉。婆婆說：「照張相給海外親人看看。」

我們婆孫三人——婆婆、菊珍妹妹和我，在鄉間九德堂上廳，在攝影師的精心策劃下，高興地照了一張合影像。

婆婆對我疼愛有加，我對婆婆的感情很深。婆婆離開人世，光陰消逝已有六十四年，時至今日，我仍然很懷念婆婆。



二〇〇一年深秋，本書作者夫婦在香港合照

在野生動物世界裏，鴛鴦、蝴蝶、白鶴在它們雄雌性之間，一旦結成夫妻，將會相親相愛，比翼雙飛，廝守終身，永不分離。

人類社會複雜多變，常在“風雨”中出現矛盾、誤解、摩擦、不協調或心思迥異，相當多夫妻間相處得很好是難能可貴的，從生活實踐中認識到：在他和她之間必須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關懷，互相禮讓，相敬如賓，和睦相處，鶼鶼情深，共渡夕陽，終老一生。



一九九六年冬，本書作者夫婦我們在莒村鄉和鄉親合照

**別離悲愴淚盈流，
喜看今朝人間美。**

年幼時，
故鄉在何方？
父母是何人？
怎樣離開家，
那時是歡笑，
抑或是嚎哭，
是孩童年代，
沒留下記憶。

在那時，
六十三年後，
站在故土上，
細看家鄉貌，
數不清鄉親，
熱情相待我，
訴說昔和今，
我的心樂了。



一九九六年冬，本書作者夫婦在恭洲鄉合照留念

情繫今生夢未斷，此生不變思我鄉。

恭洲，在這裏度過了我的孩童和少年時代，一九四八年初春離開後，曾於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四年先後兩次回鄉小住三四天，自此一別已是三十二年！

一九九六年再次回到故鄉，鄉親們喜見我夫婦倆回來，久別重逢，喜悅滿懷，促膝談心，敍舊說新，縱情地談家事、國事、天下事，談話間洋溢著友情、親情和愛的心聲！

鄉親們給予我倆的如此這般的熱情和關懷備致的情懷，進而誘發了我們進一步的真情流露。

悠悠故鄉情，相聚情棧戀。如今雖已時過境遷，但是，那個時候的親情的動人和歡樂，卻在我心靈深處激蕩，令我深思，追憶，恆久不變。



一九九六年冬，本書作者獲恭洲鄉黨書記何文明、明新學校校長劉傑萬接見

一九九六年故鄉行，實現了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重回母校 明新小學，受到恭洲下村中共黨支部委員會書記何文明先生、校長劉傑萬先生和老師們的親切迎接和熱情接待、坐談，這樣深厚的禮遇，本人甚感榮幸，謝謝大家。

深憶學校對我的教育，栽培，幾十年後的今天，在我心裏仍念念不忘。

此次回鄉，參觀學校，舉目所望，舊貌變新顏，內心喜悅，高興非常。

教育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小學是基礎教育，在老師們的啟發、栽培和循循善誘下，通過不間斷的學習，成為有用之才。寄望良師不斷出高徒，造就人才，為國效力，為人民服務。

——老學生：何增先
1996年11月30日

鳴謝
北京

吳秉芬先生：

弘揚中華民族文化
銘記師友誠心隆情

摯友 何增先敬贈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向鄉親們獻上深深的情意和衷心的祝福。

你們的鄉親

何增先

二〇〇五年八月

作者簡介

我出身清貧，有著不平凡的經歷。

我生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地點是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莒村鄉長灘村。據說父母名下有四個兒子，大兒子病故，第二、第三個兒子因家境貧窮，先後被出賣。第四個兒子就是我，名叫何新盛。父親因貧病交加而去世。爲父親的埋葬費而把我出賣，換取十多元（光洋），那時我才三歲多。

一九三四年我被迫賣到大埔縣大麻鎮恭洲鄉下村子小村。那時家中有婆婆、叔姆、小姑和我，養父何乃覺、叔父何乃寢旅居巴達維亞（今稱印尼共和國首都椰加達），那時我們在鄉間，自有土地、菜地不多，經濟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僑匯，因而生活富足，鄉間人士稱我家是第一家。我被重新取名，叫何增先。

婆婆、叔姆、小姑對我呵護有加，把我當作是掌上明珠。

我五歲那年，婆婆把我安排到「得所居」書齋，讀《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隨後不久又讀《增廣賢文》：「昔時賢文，誨爾諄諄，集韻增廣，多見多聞……。」

一九三八年秋，婆婆、叔姆帶我去印尼見養父母。父親、叔父在印尼首都巴達維亞（今稱椰加達市）干冬墟，經營大米、椰油、黃豆批發。那年我入讀干冬墟中華小學（華文）二年級。

一九三九年冬，婆婆在印尼生活不習慣，嚷著要回唐山（指自家鄉下），父親、叔父一心要老人家來印尼享清福，經多次勸解無效，只好爲婆婆辦理離境手續，我和菊珍妹妹被婆婆攜帶返回鄉下。回來後，就讀明新小學校。

一九四一年農曆九月初一，婆婆病故。隨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僑匯中斷，小姑嫁人遠走他鄉，我和菊珍妹妹年紀小，從富裕家庭生活墜落至過著無米之炊瓜菜代的悲慘、苦難的境地，那時真是苦不堪言。爲了生存，只好替人放牛，替人洗碗洗筷，過著董工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生活在印尼的父親、叔父得知我兄妹仍活在人間，那時即行想方設法匯款回鄉接濟生活。苦盡甘來，陽光普照，我又重返明新小學校讀書。

一九四七年春季入讀大麻鎮大麻中學讀書，不足三個月，我患上腦膜炎病，經搶救死裏逃生，隨後在家養病。

一九四七年秋季入讀高陂鎮高陂中學，開學後不久，學運、罷課高潮一浪接一浪，讀書不成，只好回老家。

一九四八年春節後，接受父叔之命，我和菊珍妹妹重赴印尼團聚。

住椰加達市千冬墟北部街四十一號。

在印尼老巴剎市入讀「中國公學」中學部。該校校長李仁先生（是中共地下黨員，被國民政府通緝，被迫逃亡印尼，隨後從事教育事業）。受中國革命和中國前途的啓蒙和誘導，從此我被捲進了愛國擁共（中國共產黨）的洪流中，從而邁向回國之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我們從報紙上看到，從收音機裏聽到如此振奮人心的消息，明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開國慶典的盛況，我熱淚盈眶，我家「廣泰」號樓上與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同步升起五星紅旗。從那時開始，我天天閱讀《新生活報》（左派報紙）。

爲了自身的前途，爲了新生祖國的未來，我放棄大少爺的生活，我放棄未來將要繼承的家族生意，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毅然離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乘坐荷蘭籍「芝萬宜」萬噸級郵輪，同年六月十五日返回自己龍的故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在廣州，在廣東省華僑事務委員會的推薦和介紹下，投考南方大學華僑學院。在葉劍英校長的領導、關愛、培育下，學習政治理論，學習知識份子的改造，學習革命人生觀……等課程。原定學習時間爲兩年，同年十二月因祖國形勢發展需要，響應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號召，全校師生六千多人，分別開赴農村，參加千載難逢的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廣東省西部的山區封開縣，經歷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生活，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土改運動結束時，我被評爲「土改模範」，戴上大紅花，

受到表彰和獎勵。

一九五三年因工作需要，安排在肇慶地區高要縣工作，縣裏工作大部份時間是面向農村，同農民群眾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勞動，按照黨的政策和政府的要求，千方百計地推動農村事業向前發展。在高要縣工作二十多年的歲月中，曾在縣屬機關工作的經歷有：高要縣百貨公司任秘書，縣商業局任秘書，中共高要縣委政策研究室任調研員，中共高要縣委宣傳部任講師，中共高要縣委農村合作部、農村工作部任調研員，高要縣農業局秘書，高要縣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高要縣農業生產成就展覽會主任，高要縣中藥材生產種植場場長，高要縣農業技術學校校長兼教導主任，縣政府農業辦公室調研員，高要縣農業局經濟作物生產股副股長等職。常抽調離原作崗位，參與縣委組織下鄉工作，常任工作組資料員、組長、毛澤東思想宣傳連隊副連長等。

在這三十年的幹部生涯中，有人稱我為「萬金油」幹部，擺到那裏，在那裏都可以用上。在極「左」路線的巔峰年代，依據我的階級出身成份關係，在幹部管理的組織部門對我的定位是「只可使用，不能重用」。

我經歷了驚心動魄的政治運動——「審幹」運動、反「右派」運動和「文革」運動。由於我出身華僑資產階級家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在「左」的路線、政策下，從自身角度考慮，我對自己的言論、談話或書寫工作報告時，都顯得特別小心翼翼，自我發出警告：千萬不可踰越「雷池」半步。我的行為表現是：少說廢話，多做實事。在審幹運動中，我不知內部怎麼審法，叫我參加，天天回去學